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平分銀

下力當行方便，傭工總要慇懃。天賜福澤兩平分，皆因青聽聖誠。昔會理州有一對同年，一名郭安仁，一名江正宗，家俱貧寒，其父務農。兩人從小便與人放牛，為人忠實慇懃，手足靈便，言語謙和，人人喜歡，年年升價。這二人不但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，而且同心同德同景同村住，兼之又是同甘同苦同幫人。是年，二人俱幫胡永久做長年，凡事盡心盡力，莊稼總要比別人多收。強盜更不敢來。

這胡家先輩乃白手興家，極其慳吝，一生不知啥子叫天地神祇，啥子叫君臣父子，啥子叫尊卑上下，啥子叫陰果報應；只知狠心積錢，那管你孝悌忠信。他說得不同：「人生在世只要掙得有錢，自然人人恭敬，個個尊仰，今生用不完，來生又用。就是死在陰間，有錢買得鬼挑擔，那些不好？」所以他的銀子，有了二乾必窖一千，他以為俗言說得有：「撿金原是窖金人，今生窖得來生撿。」胡家先輩財運又好，一生不知窖了多少，到永久手邊，只有千金，佃人田土，依然慳吝，非年節婚嫁，屋無客，廚無肉，一文不捨，片善不修。見郭、江二人忠實慇懃，心甚喜歡，次年各升錢一串。

一日，郭、江二人挑糧食上街去賣，錢要下午才有。二人到處看望，見一人在公廟行禮，衣冠儼然，進去一看，知是講聖諭的，便坐下去聽。那講生念了王章神戒，上台坐下，講的「重農桑以足衣食」那條，講到後頭又念一篇歌詞，與眾人一聽：

今日裡坐講台來把善勸，無非是說報應先哲格言。

勸男子敦孝悌改惡從善，勸女子守六戒名節要全。

勸富貴破銀錢來把善辦，勸貧賤安本分莫壞心田。

勸商賈做生意切勿欺騙，勸農工久晴雨莫怨蒼天。

勸僧道守清規苦把經念，勸豎巫把性命莫當戲玩。

讀書人先品行後講文翰，當家師明句讀學規要嚴。

有三教和九流人人都勸，還須要勸僱工月活長年。

像你們在前世都未修善，到今生支落得將力賣錢。

就該要立志向忠厚勤儉，主家事須當做己事一般。

每日裡起得早睡得遲晏，切不可當主動背主要奸。

緊工月大齊家多把勁展，莫只徒喊主人去請天天。

主人喊主母喚手足靈便，身未去聲先應莫裝癡憨。

待火房與牧童站高望遠，切不可因些小就呷祖先。

空閒時搓腳馬達兩施散，夜晚些紮火把送與客官。

莫殺龜與打蛇莫食牛犬，遇古墓有崩頽壘土還原。

礙道上有荊棘見了就剪，當途中有瓦石除去一邊。

凡高坡與陡坎有些缺憾，拿亂石和泥土補砌完全。

這都是爾僱工當行方便，善雖小功德大又不要錢。

果能夠久遵行天爺照看，保佑你不久日就把稍翻。

講生歌畢，又說了一案，乃錢益蒸稗，其子受報，得了科甲之事。

二人聽罷，收錢而回。走到半路，郭謂江曰：「今日這台聖諭，正合我們之事，看來人生在世，最怕壞心。古人云：『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欲知來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』你我今生受苦，定是前生作惡，今生再造些孽，到來生伯要脫人皮。照講生所說，送腳馬散燈火，壘古墓修道路，一切都是善事，又不要錢，不過出些氣力，你我何不做些？修得來世不失人身，也是好的！」江曰：「老庚之言正合我意，我們從此立志夜搓腳馬，閒平道路，凡有濟人利物之事，一見就做，莫怕淘神。」於是二人照此而行，毫無退悔之心。

且說江正宗有個老表，下力出身，掙得有八百多串錢安家，生得極丑，想要接親。聞某家有一女親，令媒去說。媒人得了黑錢，說得天花亂墜，女家要看才允，他無可如何，只得來求正宗打樣，陪他去看。正宗不肯，他老表再三苦求，又許錢一串。正宗見錢心動，又見他苦求遂允，於是同去替他吧親結成。日後過門，見新郎不對，女子心中不願，朝夕吵鬧，好吃懶做，幾年把錢搞完，改嫁而去。

再說胡永久，見長年做一切善事，以為耗費他的谷草，耽擱他的活路，說道：「你二人聽了那個的妖言，愛做空頭門路，有啥益處？枉費精神！」郭、江二人見主人慳吝，久欲勸他向善，今見說他，遂乘機勸道：

人生在塵世上要明道理，切不可去亂為使用心機。

貧與富皆由於善惡兩意，享榮華受困苦早有定期。

為善人另生在富貴之地，為惡人就使你孤窮無依。

天生富原是為貧者設計，出功果捐貲財把他周濟。

生貧者原是為富者出力，替勞苦聽使喚走東去西。

像我們在前生未把德積，到今生處貧困受盡寒饑。

將氣力來賣錢辛苦無比，凡擔輕與抬重磨爛肩臂。

因趕場我二人去聽聖諭，才知道不為善枉披人皮。

平道路壘古墳陰陽兩利，施腳馬送燈火所費無幾。

善難小久遵行上天歡喜，也免得二輩子落食拖衣。

主人家佃得有千金田地，衣也豐食也足有穿有吃。

做好事比窮人更加便易，又何妨廣施捨救難濟急？

矜孤寡恤貧窮捨藥施米，興宣講設義學完全夫妻。

主人家果能夠栽培心地，須勉力急田頭切莫委靡。

功程滿老天爺看照於你，子而孫享富貴壽到期頤。

胡永久聽得此言也不答話，進內去了，從此並不阻他。二人行了一年，全無退悔。

一日，郭在修路，見一大石當中立起，拗了半日，挖得多深，方才拗脫。底下一磚，用鋤挖去，鋤口透亮，細看才是銀磚，把泥洗淨，上有字雲：「當途瓦石，礙道荊榛；善功雖小，念爾心真；賜銀三百，二人平分。」郭不知與誰人平分，心想：「我在此喊，看誰人得應，我便與他分。」於是大聲喊道：「平分！」此時江正宗見土埋一統大茨罩下路旁，用鋤挖去，下有方石，把石挖開一看，內有一罐銀子，好不歡喜，心想：「郭老庚與我同心向善，如今撿銀，必是天賜，須要與他平分才好。」遂起身看郭在那裡去了，正值郭喊「平分」，遂應曰：「要平分就快來！」郭曰：「你到這裡來。」江曰：「你到這裡來。」郭抱磚而去，問：「你那罐內是啥子？」江問：「你那塊是甚麼？」二人各敘其情，哈哈大笑，商量快拿回去，二天才分，免得洩漏。次日不做活

路，請銀匠熔化，剛剛六百兩，各分三百，佃田耕種。

二人居住隔一山嘴。二人請媒講親，到處知他撿銀，都願與他結親。郭娶賀家人女，容貌秀美，性情溫和，女工嫻熟，言語精伶，勤而且儉，賢而又順，夫妻最相親愛。江娶殷家人女，先是小心看過的，誰知過門嫁奩雖好，人就掉包，你看他：身材矮胖背又駝，牙齒暴露眼生花，頭髮黃紅面又黑，兩足拖起像王瓜。正宗知受媒人圈套，氣得臉青頸脹。然生米已成熟飯，亦無可如何。那知貌既不揚，人又蠢鈍，齊不齊來尖不尖，女工針黹俱枉然，一五一十全不曉，吃飯飽了還要添。正宗只得耐煩教訓，那知他：做事無頭緒，說話莫高低，提頭便忘尾，指東偏向西。

一日，江在郭門外閒敘，忽一人與他借件馬褂，郭喊妻拿出。賀氏問曰：「夫君是要衣架上的，要櫃子裡的，要箱子裡的？」郭笑曰：「那拿箱子裡的。」江心想：「這婦人好聰明，好在行！我明知他只有一件，在他說來好像是富豪人家，衣服多得很樣，說來與夫增光，老庚真真好命哦！」回家對妻歎敘，稱贊不已。殷氏曰：「那些乖面子話，你怕我說不來嗎？二天說些你聽，比他還好多了！」江笑曰：「你說得那些話來，我的龍神就管事了！」次日，上灣燒房裡來借稿薦，江喊妻抱出。殷氏忽記起前言，要多講些才叫增光，遂問曰：「他要床上的床下的，睡倒的蓋倒的？」借者大笑。江進去罵曰：「你這蠢婦！如何亂講？」殷氏曰：「你原教我講多些與你增光！」江曰：「好哦，快莫增了，再增些把我腳筋都增斷了！」

是年四月，兩老庚換工躡秧子。賀氏推些麥粉，摘些瓠瓜煮湯，下些切面，正宗吃了，回家說：「瓠瓜下切面其味甚美。」又在稱贊。殷氏曰：「瓠瓜面都做不來了？看明天我做些，比他更好！」江曰：「你若做得來，老庚見了知你手段好，也免得笑我。」江一早把粉推起交與殷氏，到午回家去端，問：「面在那裡？」答：「在蒸籠內。」江揭開一看，滿籠瓠瓜，問：「面咧？」答：「那就是面。」問：「瓠瓜咧？」答：「煮在鍋內。」原來他將麥粉搓圓做成瓠瓜模樣，盤在籠內蒸熟。江見是這樣，蹬足曰：「□！你□你呀！」殷氏曰：「我灶內還燒得有一根，你拿起你的去。」江氣急曰：「□！天□天呀！這樣人都有了！」殷氏曰：「你要□把這根燒的拿去，莫得添了。」江罵曰：「倒是你的媽哦！殷氏曰：「我的媽二天拿去都使得的。」江正宗此時又好笑又好憂，只得切成粗條，放在保辰湯內，煮兩碗拿出去吃了。於是朝夕憂氣，心想：「我與老庚同心同德，一生事業皆同，獨娶妻全然不同，他的好到極，我的孬到極，是啥來由？」又想到：「我不該替人打樣相親，誤人終身，所以我也被人打樣，誤我終身。真是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，善有善緣，惡有惡報。」從此立意勸人，以身作證。側近有一觀音廟，久著靈跡，江焚香秉燭，跪在觀音面前，痛悔前愆，哀哀泣訴：

江正宗焚信香悔過立願，尊一聲觀音母細聽民言。  
下民與郭安仁同庚生產，出世來家淡泊就受饑寒。  
同傭工在胡家忠心一片，在場街聽聖諭同把善遷。  
平道路壘古墳時行方便，老天爺加善報同賜銀錢。  
回家去佃田地同把觀看，也只想主中節內助稱賢。  
他娶個美姣娥聰明能幹，我討個丑精怪蠢得難堪。  
想上天賜衣祿同是一念，難道說賜婚姻就把心偏？  
該因是在先年偶把心變，與老表去打樣誤人嬋娟。  
輪到我娶妻室人把樣檢，好似那仇報仇來冤報冤。  
到如今把我的肝腸悔爛，悔不轉喊聖母救苦大仙。  
你本是慈悲人普天救難，難道說就不把我妻憫憐？  
縱我妻福分薄難換頭面，也當要改性情換了心肝。  
若能夠使我妻心中明顯，民即刻修廟宇來把金穿。  
破銀錢盡氣力去把善辦，子而孫感聖母恩德如天。

正宗朝夕祈禱，已有對年。一日夢見聖母毫光閃閃，立在雲端，謂曰：「江正宗，爾前生罪孽多端，故今生貧苦。因爾真心向善，上天賜爾衣祿，不合受賄替人相親，誤人子女，故冥中使配蠢妻，誤爾終身，免折爾福。吾今念爾真心悔過，善心不退，又念爾妻平生無罪，吾與他改頭換面，去蠢生靈。」用楊枝點瓶內甘露，一灑一道光葉，猛然驚覺，細想夢中，喜歡不盡。

次日，其妻臥床不起，火燒大熱，面腫身紅，人事不知。江知是菩薩顯聖，亦不驚慌。至七日腫消熱退，身體瘦小，瘡癰脫落，起來穿鞋已是碩大無朋。至一月後，容顏秀麗，心靈思巧，回憶前事，如隔世一般。勤理家務，與賀氏馳名，未上十年，兩老庚各買田百畝，俱生四子。

再說胡永久，不聽善言，慳吝刻薄，忽然失火將房屋器具燒盡。從此時運乖舛，百邪侵犯，盜賊、疾病年年不免，妻死媳亡，未上幾載，家貧如洗，只得傭工度日。是年，其子幫郭安仁，永久年老幫江正宗牧牛，常謂江、郭曰：「我悔不聽二公之言，以致報應臨頭，家財失盡，貧苦無依，老來幫人！如今雖欲行善，已無及矣！」江曰：「人不怕有過，只怕不改，況天不加悔罪之人，只要你真心改悔，存行善之念，開方便之門，上天眷顧，自然轉禍為福。」永久聽得此言，亦照江、郭二人從前存心行事。怎奈前生過惡太多，一杯之水何敵車薪之火，未幾而死。其子亦聽郭安仁所勸，得以不斷香煙，衣食粗足。